

卷一

（此處應有文字，但掃描時被遮擋，無法辨識。）

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版

小小的温情

實價大洋五角

編譯者 徐蔚南

校閱者 吳靜山

發行者 新亞書店

總發行 上海四馬路新亞書店

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

版權所有
證

弁言

數年以來，著譯的小品文字，像散文詩，短文之類，不下數十白篇了。小品文字雖不能與堂皇富麗的雄篇巨製相比，然自有其一種雋永的味道。我很喜歡的，這本書中所錄的，計有日本法國英國俄國丹麥各名家作品而并附以拙作，共四十二篇。這是本小品的書，文字是小小的，小小的文字裏却含有一點熱情，恰巧我寫過一篇小品文叫小小的溫情，現在把這篇文字也錄入本書，并且就把小小的溫情這個題目做了書名，親愛的讀者們，我敬以這一點小小的溫情獻給諸位！

著譯者

目錄

詩思

蜘蛛之絲

初秋

鮑特來爾散文詩二首

畢利底之歌三首

仙牛

屠格涅夫散文詩二十四首

哥薩克之母

金魚

天使

小小的溫情

旅途上的陰鬱

母親的家

少奶奶

赤裸裸

薔薇花

詩 思

日本國木田獨步原著

山上白雲

一片白雲浮在天空。有個小孩登上了一個小山，他橫臥在松蔭的下面。他望了一會兒雲，他就睡去了。他有一個輕快的夢：他想像他被雲兒載了，漂浮在沒際限的青天裏歡樂逍遙。他這樣的歡樂竟把世間的事情完全忘了。當他醒時，那沉下去的太陽正斜向着西天。山上楓樹葉子紅灼灼的似火在燃燒。好風音槩般的彈奏，吹在松枝上的聲音，好比那波浪衝碎在遠地裏島上的

聲響。在這樣幽靜地方，他覺得他又進了夢境了；他望着天空又忘下了一切的事情。時間飛去了。小孩子還到這煩忙的世上來，每逢痛苦的時候，每逢厭倦的時候，他便要含着眼淚記起那山上的白雲和秋天的落日。

兩旅客

戴雪的山中，寂寥的路上，有個旅客正在行走。雪愈下愈厚，山路也愈加危險了。他禦不過這樣的嚴寒，竟倒在地上了。正在這時候，另有一個旅客登上這山來。他看見了倒在路上的，大大的吃了一驚。他扶起這昏迷的人，并給他藥吃。那個旅客恢復了知覺，誠心誠意的感謝這個旅客道：「我一生總不會忘下這件事。」這個旅客祇溫和的回他一笑。

「我回到家裏時，我將你的善行講給人家聽，并且還爲你做首詩，那麼人家將永永記着你了。」那個旅客說。這個旅客仍答他一笑。他們倆一塊兒忽忽地趕他們的路程了。雪愈落愈厚，山路是十分危險的了。其中的一個倒在地上了，另一個伸手去扶他。不圖兩人一齊掉在戴雪的山谷裏。沒人知道他們倆怎麼樣了。他們倆永遠失跡了。人家如何能知道這兩人中的一個所做的高尙行爲呢？

荒地

有一句關於播撒菊花和紫羅蘭種子的俗語。菊花的種子死了，因爲牠播在烈風吹，烈日曬的荒地上的緣故。紫羅蘭的種播在廣漠的田裏，既有活水灌溉，鳥兒歌唱，又有天上春霞相映；種

于裏長出了嫩葉，于是田間佈滿了紫羅蘭。一個智慧的人有一次曾用了這句俗語教那世人相互親愛。但是人間鐵石心腸不懂得他這高尚的教訓，於是他們的國土便變成了荒地。

路邊的梅樹

以前這兒有個小女孩。她在朋友家吃個梅子。梅子的滋味非異鮮美，她便帶了那顆核到家裏，把她種在屋子旁邊的籬下。這女孩過活在她父親的小飯館裏。這飯館正旁近一條大道。許多路過的旅客都要進去用餐。時光一年一年的過去了。這飯館的屋子久已坍毀了，四周蔓生着野草。路邊的梅樹却已長大了，年年結着鮮美的果子。路過的客人常採下那果子來解渴。但是沒有人知道種這梅樹的女孩還活不活在世上。

蛛絲

芥川龍之介作

—

這是某一天的事件。釋迦獨自在極樂園的蓮池旁邊散步。

池中開着的蓮花都是玉一般的潔白，花瓣中央金色的花蕊不絕地溢出難以言傳的薰香。

極樂園中這時正是清晨。

既而釋迦佇立在池邊，想從那遮蔽水面的蓮葉中間，觀看一下池底的情景。

極樂園的蓮池恰恰坐落在地獄的上面，穿過了水晶般的池水，

那三途之川與尖刀之山的景色，彷彿看西洋鏡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地。

在地獄之底，他瞧見一個名叫韃陀多的男子同着旁的罪人一起在蠢動的容態。

這個名韃陀多的男子原來是個兇賊，殺人，放火，種種的惡事都做過。他記得自己只做過一件善事，就是某時他在深幽的樹林中經過時，看見路旁爬着一匹小蜘蛛。韃陀多早舉起了足，想踏死它了，忽一轉念：『不行，不行，這東西雖微小，必然也具有生命，毫無理由地害它的命，總有點殘忍吧。』他便沒有害死蜘蛛，救了蜘蛛的命。

釋迦望着地獄的情景時，想起了韃陀多救過蜘蛛的性命，爲要報答他做了這樣一件善事，便想把這個男子從地獄裏救出來。巧

得很，這時他看見旁邊，翡翠般的蓮叶上，一匹極樂園中的蜘蛛正在經緯它美麗的銀絲。

釋迦便取了這根蛛絲，從白玉般的蓮花中間，遙遙地垂到地獄的底下去。

二

這里地獄底下的血污池，韃陀多和旁的罪人一起在池中浮沉。不能觀看那一方面，都是墨黑的。黑暗中間彷彿有什麼模糊地浮在水面了，這是恐怖的尖刀山的刀光，那淒慘的情景，真是難以言說。四周圍又如墳墓中一般的靜寂。能聽見的聲音，只有罪人輕微的嘆息。

落到這種地方的人，原來已受過了地獄裏的種種刑罪，精疲力盡，連要高聲哭泣的力量也沒有了。因此韃陀多雖則是個兇賊，

如今悶在血污池中，也只得像臨死的青蛙一般的在爭扎。

韃陀多無意中偶然仰起頭來，却見池上面，靜寂的黑暗中間，一條銀色的蛛絲，從天上垂下來，彷彿怕被人瞧見一般，閃着微光，緩緩地垂向他的頭上來。

瞧見了這根蛛絲，韃陀多歡喜到不禁拍起掌來，想拉着這根絲升上去，不論升到什麼地方，地獄總可逃出了。

幸氣來時，說不定可以升到極樂園中，那末便不會被逼着登上尖刀山，沈溺在血污池了。

這樣想着，韃陀多便趕快握住蛛絲，一生懸命地向上升，向上升。他原來是個兇賊，所以拉着繩子向上升這種事，是從前練慣的。

可是地獄與極樂世界之間，相距不知有幾千萬里，所以他無論

怎樣心焦，總難於一下子就升得上去的。韃陀多升了若干時候，再沒有氣力升上去了。

沒有法子想，只得暫時先休息一回，在蛛絲的啣與，遙望着下邊。

他的一生懸命地向上升，終究不是徒然的，先前他所住的血污池不多時已隱滅在黑暗裏了。就是那模糊地閃着光的恐怖的尖刀，也在他的腳下了。這樣子向上升，爬出地獄或許不是件難事了。韃陀多兩手握著蛛絲，叫出了自從到了地獄有過的呼聲：『成功了！成功了！』他笑了。

但是當他偶然一回顧，却見無數的罪人，握著蛛絲，跟着他，像一大串螞蟻，都在盡在向上升起來。

韃陀多看見這情景，一時驚呆了，有如呆徒一般張大着嘴，只

是眯着眼睛。這樣一根細蛛絲，吊着他一個人已有折斷之勢，怎麼能吊得起這許多人呢？

萬一蛛絲在中間斷了，那末努力升到此地的，只想救出自己的韃陀多一定要身子顛倒地墜入於先前的地獄裏了。假使這樣子，那真不得了。

這時候，成千成萬的罪人，從黑暗的血污池裏，握着閃光的蛛絲，一大串急急地升向上來。

到這時候，假使不想什麼法子，那是一定要眼見蛛絲在中間折斷，重新墮入地獄裏了。於是韃陀多大聲呼喊道：『啊！罪人們，這根蛛絲是我的啊！誰許你們也升上來？下去！下去！』

正在這當兒，那蛛絲，直到如今還很結實的，突然在韃陀多握着的地方，一聲響亮，就折斷了。

韃陀多連叫喚也來不及，像風中旋轉的陀螺一般，墮落於黑暗的地獄了。

從此，在那沒有星沒有月的空中，唯有從極樂園裏弔下的短短的蛛絲還閃着微光。

三

釋迦站在極樂園的蓮池旁邊，看見這一切經過情形的；及至照見韃陀多像石子一般重新墮入血污池中時，他臉上顯出一種哀愁，於是再散步起來了。

只想從地獄裏救出自己的韃陀多的無慈悲的心，正應當受着再入地獄之處罰，然而在釋迦眼中却覺得是可憐的。

但是極樂園蓮池裏的花對於這種事情，却一點也不管。

那玉一般的白蓮花，在釋迦的足邊，軟軟地搖拽着花萼。

每次搖拽的時候，那花瓣中央的金色的蕊總是時時散溢着不可言傳的薰香。

極樂園裏這時已近正午了。